

卷二

金
玉
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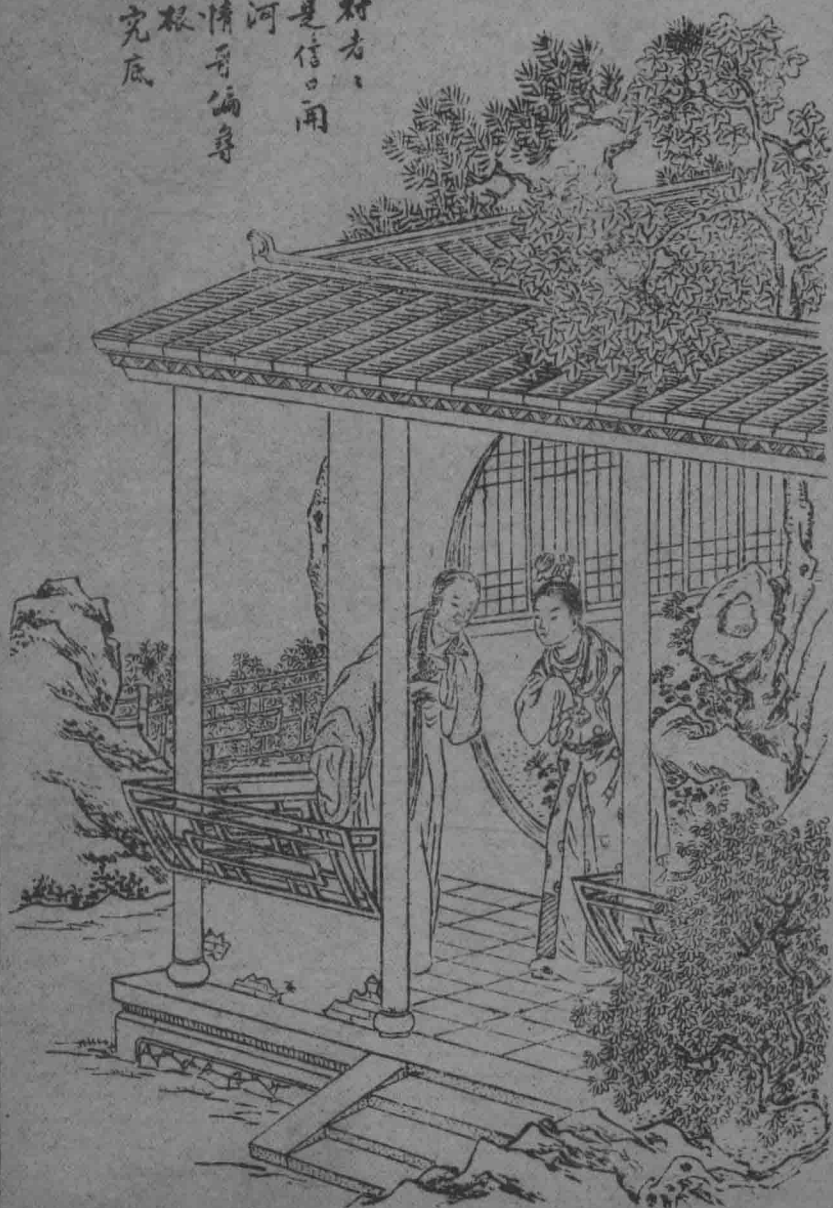
白銀霄葉黃鸝結梅
玉親蓮葵金巧花絡



繡鴛鴦
夢能絳
雲軒
識分定
情悟梨
香院



村方
是信口雨
河
情哥偏尋
究底



史水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增評批金玉緣圖說卷六

第三十五回

白玉劍親實道苦衷

黃金堂巧結梅花絡

評曰
實叙因緣
間受斷斷
委曲入記
掛母兄所
以早起更
玉起更悲
早走悲悲
實玉又不
好道院獨
立花陰之
下其心思
萬想一極
無眠如畫
板上

話說寶鏡分明曉見林黛玉冠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同頭一纏去了這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連連的叩向怡紅院內望簾只見

李官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過去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應實玉便是

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媳婦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枝窸窣

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寶玉捧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了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寶玉看了不

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想有父母第十一次哭哭少頃只見寶鏡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

去罷開水又冷了是林黛玉寶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與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發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

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燈苦白露冷冷二句來慢

的扶着紫鵲回滿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燈苦白露冷冷二句來慢

上下的驚見寶玉來了暖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擗了我一頭皮那鳳姐又飛上梁去便叫雪雁快搬簾子給娘來了

寶玉便止住步以手扣窗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鳳姐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所嘆音韻接者念道像金釧花人笑痴他年華像知是誰有情

黛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是鳳姐傳言之意黛玉便命將架橋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

鉤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生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鶯鶯做戲

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洗晚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

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有過來問也沒有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笑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

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薛姨媽你要有個好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姨媽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

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着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連自己

也不知道怎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話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像生鬼我知道你的心

裡多歡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著法兒哄我們罷了你心淨了薛姨媽聽了忙說道妹姊從前不是這樣多心說至話的人

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至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姨媽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

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機勁那龍也下蛋了薛姨媽道我若再和他們

一處狂行妹妹聽見了只管哄我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為我生氣還原可忍若只管叫妹妹為

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我母親生氣妹妹煩惱這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着眼睛裡禁不住也滾

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聽他一說又吊起傷心淚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够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媽哭起來了薛姨媽聽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

早早起回

是稍驚覺

至家可句

至薛姨媽

至薛姨媽

至薛姨媽

至薛姨媽

至薛姨媽

至薛姨媽

至薛姨媽

至薛姨媽

至薛姨媽

增評會圖說卷六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五回

笑起來實主在房裡也笑。王笑裏人笑道：「真真的，一奶奶的嘴怕死人。」實玉伸手拉着裏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裏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越發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綵子。」實玉笑逐顏開，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綵子，可得閑。」實銀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閑？一會叫他來就是了。」實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實銀說：「明了。」實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我那裡的了？頭很多着呢，你喜歡誰？」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實銀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開着嘴，大家說着，往前走走，忽見相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摘楓仙花，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怨實母之，便欲讓至上房內坐。實母也覺的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了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們，頭忙忙着打簾子，安靠鋪褥子。實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實銀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實母。李宮裁薛姨媽實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姑媳侍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王夫人方向一張小炕上坐下了。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實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頭忙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頭飯只好吃五塊。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上。鳳姐兒用手巾裏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要讓，這飯我說了，是實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隻筋，上面兩隻，是實母薛姨媽的，兩邊是薛實銀史湘雲的。一盞飯完，實母之，始開飯。一盞是王夫人李宮裁等，都在地下看放著菜。鳳姐先忙着要乾淨傢伙來，替實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實母看過。王夫人回頭見玉蘭兒在那裡，便命王蘭兒與實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待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實銀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實三爺正叫你去打綵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着，同王蘭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端了去？」玉蘭兒道：「你放心，我自有個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都空着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蘭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裏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實玉頑笑。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着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的？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蘭兒便向一張小炕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裏人便忙端了箇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實玉見鶯兒來了，卻十分歡喜。見了玉蘭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蘭兒說話。裏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外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筷，伺候吃飯。實玉只是不肯吃。便問玉蘭兒：「你母親身上好？」玉蘭兒滿臉愁色，正眼也不看實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實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听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蘭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實玉見他，這是哭傷着臉，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因問本之情，深致同情之情。待要虛心下氣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蘭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實玉一些性氣，也沒有過他，怎麼夜話，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實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我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蘭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實玉道：「我不是要你們來喂我，我國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趁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好吃飯呢，我只管耽擱了時候，你豈不嫌壞了？你要懶，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敗來，說着，便要下床來，掙扎起來，禁不住，啜啜之聲。玉蘭兒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下了業，這會子現世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一面的（聲）又笑了。端過

湯來北言繁編雖燕帽之紫屬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尺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江若言慕兒就要嫁了玉州即道

面裏人剛來了線和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飯來罷。人笑道：還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當兒一面環繞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飯來罷。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當兒打格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歲了。當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當兒道：姓賈。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對了。果真是個貴家兒。當兒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個金鸞。姑娘們的口就單叫當兒。如今就開開了。寶玉道：寶姐也美疼你了。到了明日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了去。當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別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當兒道：你道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條。世上人都沒有些好處。既嫁了人，連在其次。正巧寶玉見當兒說得有趣，如不是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兒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裡。好姐姐告訴我說。當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着。只聽見外頭說道：這模樣兒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道：因問當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他手裡去打什麼。當兒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個格子。把玉給上呢。打格子時，寶玉忙記起在王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法兒，把那金線紮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格子。這纔好看。心裏便有結綯之意。寶玉道：不若用金線。寶玉聽了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進來，告訴寶玉道：金線奇佳，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金線菜，送給他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的。我不叫我去。磕頭道：可是奇了。當兒道：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過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滿意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却不是輕嘴薄舌，裏落人的。襲人自己已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手來舒暢說。畢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斟金線，與當兒打格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這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着打格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送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果子來與他吃。這新送來的果子，問他可走得下。若走得動，叫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着實記着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疾得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饒那菓子斟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寶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秋紋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雲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評曰：寶釵若不吟吟小使，過了八月，方許寶玉出二門。則此四五月，中寶玉在園中讀書，無從細叙。

話說寶玉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寶玉改又叫他，遂命人將寶玉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請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這一則打重了，要着寶玉將幾個月纔走為二。則他的星宿不利，除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一門。這話是王夫人說，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寶玉又命安嫻嬌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他冠履服飾，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琴瑟中晨皆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生時不過每日一清早，到寶玉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為諸了頭充役，竟也得十分清閒日月。可以說我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戶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了。國賊探鬼之流，這熱

是前人無故生事，實言原為引導後世的，斷有漏物，不想我生不逢時，且環顧閭閻中，亦藉此風氣，真有窮天絕地靈靈之憾。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蒙黛玉的訓誨，言上逢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襲人常來奉敬他的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已到了疑感，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奉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又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都想不起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了。」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到底是你提醒了我，看來這起人也太不知足錢也難教了。苦事情又難不著弄，弄了頭擔塞身子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弄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來空。因王夫人這午間時，鳳姐進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道：「想這你教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教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哩。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想這也罷，這個分例只管減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王釧兒罷。」以金釧月錢給王釧兒，是以金釧之例，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了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為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着王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王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珠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兩，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怪，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月例，原是各人一兩，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的頭每位分例減半，各人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串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到裏邊給他們外頭又扣着我，我難道添上不成？」耐住鳳姐道：「我不是過接手，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到裏邊說了兩三回，仍就添上這兩分，為的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下。』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他們晚先時在外頭鬧，那個月不打飢荒，何嘗順順溜溜的，過一遭？」不惟不說，且且難耐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丫頭的月例，道：「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實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了。」頭襲人還差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實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實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子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總公道均勻了，就是膝下虛席月弄七個大了。」頭每月各人月錢一兩，佳蕙等八個小了，頭們每月各人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呢？說罷，鳳姐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眼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又道：「姑媽難道我就錯了不成？」姑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豈是不省力？」鳳姐總要笑忙，又忍不住，跪下，跪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一兩銀子，裡條出二兩銀子，一兩錢來給襲人去，已足凡事有周旋，張趙姨娘的，也有襲人的。」襲人月例一兩，兩錢各分已足下，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聽的答應了，笑推說姨媽逼姑媽聽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今何果，然應了，我的話，無嫌，嫌還早，就該如此，模樣，勉自，然不用說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

寔是為中
王臨觀在
兒曹咸是
戮焉金鼓
陪觀
相雲思然
回去引起
不入海堂
往臨行悄
屬寶玉引
起同撤第
花題兩省
結會便不
合掌

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實敘笑道這會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實敘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自同實敘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果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與王夫人碰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實主已輕了問其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實主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輪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着落終久要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嚇我從今以後我看誰來欺叫你去了襲人聽了便含笑追道你到別處度歲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實主笑道便就望我不好你回了太太去了叫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為未老嫁前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治一百歲橫豈要死這一口氣不任聽不見看不見就罷實主聽見這話便忙攔他的嘴說道罷罷罷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實主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語又厭虛而不實聽了只是盡情實說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實主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那談及粉黛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襲人忙掩住口實主聽至濃忙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兒說武兒戰這二兒是丈夫丈夫兒兒兒兒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嫌他只顧他邀名猛將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將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燒賊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變死實主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義疏謀少思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說亂講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了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他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有造反該死于時的如人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殺你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鳥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託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說到此方是真情痴襲人忍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因你不理他那實主方合眼睡著次日也就去開了一日實主因各處游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一遍猶不悵恨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去周門來找時只見實官主官都在院內見實主來了都笑讓坐實主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實主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聞風不動實主身旁坐下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央他起來唱裏情熱一腔不想齡官見他坐來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姑娘傳到我個去我還沒有唱呢實主見他坐下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簪花月下畫堂春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幾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由來實主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實主便說了出來實官便說道只等一等等二爺來了你叫他唱是必唱的實主聽了心下納悶因問壽哥兒那裡去了實官道連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要什麼他什麼變弄去了實主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實主從外頭來了手裡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台並一個雀兒與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實主只得站住實主問他是个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麼實主道是个玉頂金冠實主道多少錢買的實主道一兩八錢銀子一向說一面讓實主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實主此刻把齡官的心都迷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實主進去笑迎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實主道實了雀兒你頑看個雀兒天天開的無個開心的我先前個你看就着便饒些錢子哄的那个雀兒果然在那戲台上亂串啣臉旗幟滾

就完了。（說罷，兩姊妹相視而笑。）大家聽說都拍手妙妙。妙會了頭也不言說字。畢竟我替薛大妹好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名字忙問是什麼？李執道：我是封他為衛燕，不知你們以為如何。探春道：这个封號極好。寶玉道：我晚你們也替我想一个實銀錢的。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什麼？李執道：你什麼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實銀錢還爲我送你个號罷。有最俗的一个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開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實銀開人也罷了。（身分實玉笑。）這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此時活潑不板。）李執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个號做什麼。（明之備大雅意，恰合時有。）探春道：雖如此也，起个才是實銀錢。他住在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因了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執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我教說了太婆合意，我們七个人一起社我和二姑娘一同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謀出我們三个人去。我們三个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幾選，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个罰約才好。李執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作詩，這些詩人竟不服俗。客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自然也清雜起來了。於是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無不殺，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紫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题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都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情着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含己意。二人皆說是是。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己想好笑的，好好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自此處及後人常必實玉去，既這樣們就往稻香村去。李執道都道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等我再消實銀錢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總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實銀錢道：一月只要兩次就發了。擬定期月朔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情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宜不宜沒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還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自負。這高興與李執道既這樣說明，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先出題。紫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休我罷，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執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叫詠起他来。（送海棠是迎春道：花還未賞先到做詩。此即不意實銀錢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饒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奇趣驚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然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遊興與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个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个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站着，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匾，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斟四碗，那丫頭便斟了。盞碗痕痕四塊來。寶玉道：這盜門兩個字不大好做。晚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使都怕無奈各自思索起來。（此時命題通韻，獨實玉或撫玉陪欄，或看秋色，或又和了頭們嘲笑。）（薛林仙子天機活潑美兒。）迎春又命了襲點了一枝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為限。如着體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實銀錢：薛燕若你可有了。實銀錢道：都有了。只是不好實玉有着意在廝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个號，現實玉道：你別管我。實玉又見實銀錢寫出來。

大家來問
來龍說着也走
在堂前寫了
李執道我們
要看詩了若
看之不交卷
是必罰的實
玉道猶有老
卷雖不善作
却善看又最
公道你就評
閱便好
我們都服
的不能公道
即要公道亦
若不能衆人
都道自然於
是先看探春
的稿上寫道
詠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
苔翠盈鋪雨後
盆玉是精神難
比潔雪為肌骨
易消魂芳心一
點嬌無力倩影
三更月有痕
草頭結仙能羽
化多情伴我詠
黃昏
大家看了稿實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華盡掩門
自扃手勢滿苔
盈胭脂洗出秋
香影水雪招來
露砌魂淡桃始
知花更艷悲多
鳥得玉無痕欲
償白帶宜清潔
不語惜婦日
又看
李執道到底是衛
蕪君說着又看
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
門七節攢成雪
滿盆出浴太真
水作影捧心西
子玉為魂曉風
不散愁千點宿
雨添添淚一痕
獨倚畫欄如有
意清砧怨笛送
黃昏
大家看了實玉說探春的好李執道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寶玉實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一揮而就腳與衆人李執等着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
碾冰為土玉為
盆
看這句實玉先囑彩兒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逢攝
杖秋閨怨女拭
啼痕露凝香點
暗同誰訴從荷
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執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厚以讓蕪君探春這詩的有理滿湘妃子當居第二李執道怡紅公子是原是你服不服實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蕪二首還要斟酌人不論詩凡每月日者或如壽命李執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實玉聽說只得罷了李執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實玉道到底要越今社名經是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期補開那怕一個月每日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實玉道到底要越今社名經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忘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是海棠詩開社就叫海棠社詩社罷了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罷大家又商議了一回要周旋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住寶玉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衆人因是實玉看了字帖免他慌慌張張同翠雲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送了兩盒海棠花來衆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衆人聽說便命他人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封了三百錢走來都選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拾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肩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衆人執意要收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面庄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衆人又道我有什麼差使合兒實玉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來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